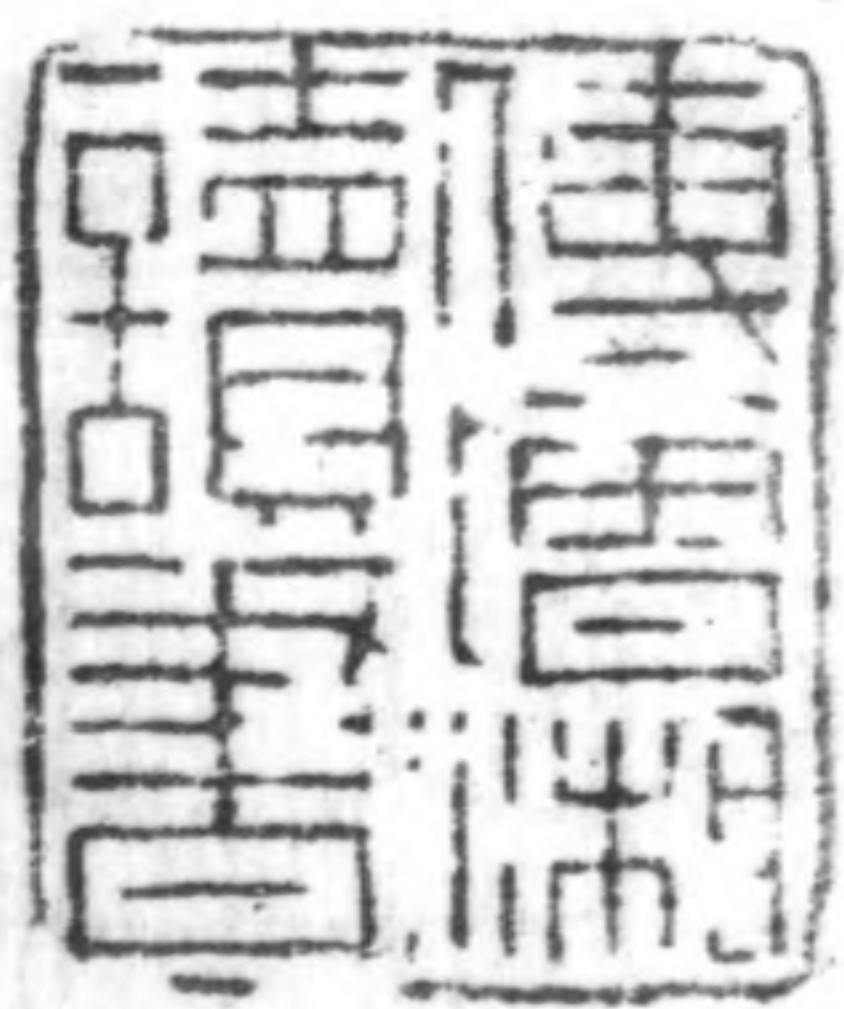






樂菴遺書四卷

宋李衡著江都人門人龍興昱編輯  
萬歷五年十世孫樹敏刻於嘉善  
縣官署





樂菴先生遺書序

鄉先輩太僕盛公嘆吾揚聖賢之學曰唐虞  
三代邈矣自孔孟倡教周程嗣興皆未有及  
門士深用爲憾郡中專祀鄉賢始位樂菴李  
先生於上然學猶未彰予初省事已聞李先  
生爲聖賢徒得其語錄一冊心切好之不能  
讀隨失去比知從事於學先生造詣無從究  
識年七十餘方漸覺悟偶郡守曹紫峯過家  
借以抄本亟玩之終篇憮然曰吾揚有是先



覺何久無表著耶先生語曰易言寂然不動  
繼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人須是理會得這  
道理又曰將學無心卽有心矣又曰至於極  
處直是說不得夫子所以默而識之曰予欲  
無言又曰大凡作事切不可作意又曰當事  
物紛擾中一念不動卽便是空了豈待絕事  
與物以爲空哉又曰人之爲善不可出於有  
心有心則與爲不善同又曰人以生老病死  
爲苦何其愚寓形宇宙豈能免此只是不被

他纏縛定着一點真性元不曾動何苦之有  
此數條皆先生極致語直與孔門一貫虞廷  
精一無間後人少能讀將無一切嚼木如予  
初年莫知玆重耶夷考先生之世在孝宗隆  
興間自斯人皆尊信晦翁豈謂先生不與之  
類遂棄置耶抑豈以先生未及程朱之門學  
無源流特捐斥遠外耶不知周元公崛起所  
從學何人吾夫子萬世師果出自誰氏門戶  
耶道在宇宙渾淪周流無時止息日月星辰



人得而仰百穀草木人得而用是猶在外者  
而道我自有之我自求之苟自得之皆可謂  
道而曰聖賢之徒在彼不在此何示人不廣  
耶何與天地不相似耶何自小斯道耶自古  
及今豈無有學如先生不幸泯沒不見於世  
者耶三嘆之餘乃舉先生語錄次第編訂之  
間或言少不一則以年有後先故並皆存焉  
以詔後人令知先生之道無毫髮疑吾揚有  
如是先輩足爲百世法予幸如是年了此  
事亦不虛擲矣舊本五卷今定爲四卷條悉  
如舊舊曰語錄今更曰遺書誠謂先生是語  
當與明道程氏書同傳其可也

隆慶改元三月朔旦同邑後學沈珠序



樂菴先生語錄序

宋自熙寧來天下士宗荆舒之學亂經術賤  
名檢僻於義理以害政事倖進者附麗京檜  
之窮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而不自醜其  
爲德士風不復振作蓋非一日矣孝宗奮起  
積衰之業鼓舞當世英賢景從而乾道人才  
政事自足以強幹內治使敵人震疊不敢輕  
議禮部垂五十年其亦有懲乎彼之頑率  
無耻而所得爲難進易退廉靜無求之節士



歟何戚屬近習一張說之微其惡未足以蔽  
有爲之主而士大夫攻之不置是能忠愛其  
君以致格心之學去一佞幸而羣邪踴躍也  
然而言不見聽則投効遠引雖敦論之勤而  
志竟不爲少屈則於侍御李先生彥平爲能  
然嗚呼卓哉君子邦之司直歟其平居確論  
可錄者蓋不止此而所遺亦不貲竊嘗疑焉  
先生聞道二程之門而多譚緣業脫然易簣  
之際而溺乎無生不幾於似是而非歟夫二  
程教人必遵軌而踐實披荆榛由中道使無  
惑乎旁門出入之弊而游楊尹謝以親炙之  
餘其言往往淪空失實已莫知其爲禪寂之  
歸矣不有考亭孰從而取正焉先生之學得  
於尊德性之功多而道問學盡精微固未能  
無憾至於出處去就之大節則亦無愧乎程  
門之所聞也龔先生大章得其語錄而輯之  
附以平昔梗槩而成君廷珪爲梓行於世嗚  
呼斯有以風厲乎行已有耻不爲苟得之士



樂者遺書  
矣予既慨仰高致而不暇拒其請輒序於篇  
端

天順癸未冬仲長至日崑山沈魯書

原本序

先生享年七十有九閱天下之義理居多自  
其中年清修寡欲不啻如道人衲子靜極而  
通故凡吾儒所聞與佛老氏所談性命之奧  
心融神會超然獨得推其餘波霑溉學者每  
語輒更僕不少倦蓋以是爲燕居之樂吾友  
龔君立道篤志於學從先生游者六年聞微  
言妙旨必書於冊積之爲五卷以示予余聞  
古人學道必有悟處顏子繇克已復禮悟曾



子繇一以貫之悟近世如徐節孝繇莫安排而悟元城先生繇不妄語而悟然知道易蹈道難此四君子見於履踐者皆可攷也予觀先生始見趙公而悟於學而時習之一言此其入道之門戶至於履踐之實又無愧於四君子者然則先生之學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其沒也今翰林周公子充貽書所親曰樂菴臨行一着實是難得禪和子亦須服他蓋尋<sub>心</sub>以時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

能瞞人此老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子充直道正學其言不妄故具著之學者欲知先生講學之妙是書固不可無欲知學力至到之處則觀諸翰林之言思過半矣

淳熙五年八月二日河南吳仁傑謹叙



樂菴先生本傳

出宋史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  
衡幼善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  
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  
忍以敲朴迎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後知溧  
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  
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  
歷任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  
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



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  
芴境而溧陽靖安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  
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爲監察御  
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  
州惟婺嘗蒞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  
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  
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  
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  
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  
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  
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  
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  
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  
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  
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  
左右惟一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  
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  
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一  
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  
不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  
訓雖傳通群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歿沐浴  
冠櫛脩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  
氏乃能達死生衡非迂儒入釋者而臨終超  
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一

人理會得箇誠字便是天理中人不可只作不  
妄語說中庸言誠則明孟子言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到這般田地大小快活僕曰畢竟如  
何先生曰別有甚難曉處只是一念不動若  
妄念一生便不誠了。

瞿曇自謂從曠劫來種種修行後來只得箇一  
念不動方能成道雖然如是若只守着一念  
不動乃是箇土木人易言寂然不動繼之以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人須是理會得這箇道理

蔡傳是此

人之貧富貴賤吉凶壽夭莫不有命成王告召公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此數事固定於有生之初必曰自貽哲命豈所謂命者雖係乎天亦自我爲之耶

曰心曰性曰天曰命此四物難爲分別揮而散之一者爲四歛而歸之四者爲一

昔有學無心者前輩謂之曰將學無心卽有心矣求之六經曰存心也養心也治心也正心也知此然後可以無心

聖人著書立言皆所以開導後學一墮言筌未免一偏之蔽要當於言語斷絕處默識而意會

子貢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非特不聞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亦未之聞日月星辰天



見解自是  
駁求子夏子  
列徧矣

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威儀文辭人之  
文也天地一元之氣亭毒於覆載之間故著  
爲日月星辰散爲山川草木聖人之盛德充  
實而有光輝故見面益背施於四體發而爲  
威儀文辭文章之與性與天道豈二物哉  
以中庸大學雜置禮記中漢儒明經惟此一事  
可人意

前輩自警之際正是思量做人邵康節嘗言學  
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呂舜從訓其子弟曰  
吾從賢士大夫遊每每過相推重吾自省才  
覺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此  
語後生當先學做人却學做文章

理至於極處直是說不得此夫子所以默而識  
之曰予欲無言

一念不動處雖鬼神亦窺伺不得而泥於人乎  
故曰聖人藏於天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  
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是



強亦不自  
說來亦自有  
理

善于道守君  
得孟子學  
法

之謂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吾不遏其味鼻欲嗅吾不遏其嗅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辭。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一日召對選德殿奏事畢上因論禪學乃奏云所謂禪之說儒家亦有之但今人只於釋氏留意殊可怪昔周公亦坐禪惟孟子能知之上愕然又徐奏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豈非坐禪乎天下只有一理周公平日坐而思之者無非愛人利物之事只此便是佛心何須更問禪乎上領之

聰明慧智不是博極群言亦不是議論過人亦不是事事剖斷得此自性湛然如明鏡止水物雖千變萬態來則見之此真聰明慧智也



樂者道書卷一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古人前旒蔽明黈纊塞耳皆所以見其不自用也東坡言我被聰明誤一生此雖戲言然亦有理

大凡作事只依一箇道理行便了切不須作意且如當官處合徒則徒合杖則杖不以喜怒爲輕重所謂觀於天而不助者也

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能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易曰健而說決而和以言君子之於小人可去則去之可殺則殺之未嘗有心勝之也方其去之殺之之時人見其爲健且決而不知君子之心未嘗動健固無損於吾之說決亦無損於吾之和昔韓魏公鎮北門有一兵罵朝城令事上公府公問信否曰常時乘忿實有是言公卽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若魏公者能合大易之旨



禮記三十卷首言毋不敬佛氏五百大戒只此三字盡之毋不敬云者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能敬如鄉黨一篇便是

物物皆是道事事皆是道雖當一一去理會不使放過萬一心與道俱會是少多少大事莊子所謂道在稊稗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却不可作寓言看了

唐史謂憲宗任裴度爲難吾以爲不然憲宗與裴度心志契合一旦用之以責成功其事甚易史臣視之爲難耳

釋氏稱無量壽佛佛在甚處自家一念不動在太極之先不爲高在太極之下不爲深先天地生不爲久長於上古不爲老此外更有甚佛

空之說當子細體解若世間所有之事皆離而不親世間所有之物皆棄而不欲以此爲空則謂之頑空若當事物紛擾之中能一念不動卽便是空了豈待絕事與物而以爲空哉



前輩謂作文如家書但貴平易何嘗作意造語  
昔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甚故  
事岐公曰使鰲山鳳輦事子厚以爲陳腐且  
疑爲所給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  
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歎服以  
爲不可及事雖平易只是安排得好此作文  
法也

作文惟要悟入處若無悟入處則一辭不能措  
雖能措辭亦無意義

人之爲善不可出於有心有心於爲善則與爲  
不善同昔人有嫁女者曰爾行矣慎毋有心  
爲善女曰將爲不善耶曰善且不爲況不善  
乎處心到這裏方可

或問釋氏地獄之說果有否先生曰不可謂有  
亦不可謂無皆由心之所生一念善處便是  
天堂一念惡時便是地獄且如人間崑山有  
獄否告之曰無你若殺了人便是獄了地獄  
之說只是這箇道理

六祖云慈悲是天  
堂貪嗔是地獄



人以生老病死爲苦何其愚哉既寓形於宇宙間豈能免此且以瞿曇言之亦免生老病死不得只是不被他纏縛定着生亦恁麼死亦恁麼所苦者形骸耳一點真性元不曾動又何苦之有

六經之作皆可以書名惟易不可以書名詩寓美刺書記政事春秋正名分之常禮樂究中和之本皆可目之以書至於易則窅無定名隨寓隨在故有一身之易有萬物之易有天地之易道在一身卽一身之易道在萬物卽萬物之易道在天地卽天地之易易雖書而卽非書也

莊子言人相忘於道術道喻大事術喻小事事之大小雖不同皆當相忘於無心相忘者不去計較觸着便做

老氏言慈故能勇如舜孳孳爲善想其氣象必是箇溫良恭順之人乃能誅四凶夫子鄉黨一篇分明在春風和氣中忽然便去誅少正



樂者通言 一 卷  
卵慈而不能勇只是姑息不知姑息甚害事  
先生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  
死之道因言曰此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  
死而欲長年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  
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  
顛頓於生死之塗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  
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  
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缺其一此何意  
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  
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  
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聖人得此則翕張  
造化遊戲生死

今州縣但患財賦不足更不去政事上理會孟  
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語最是理財之  
上策

紹興間官不至冗者蓋得所以省官之術五府  
恩例甚大除一人則恩賞可及十數人當時  
五府之官未嘗備下至侍從及卿監郎官之



屬亦不盡署至有一人兼數職者故除授不  
至猥濫每路監司多缺而職司多罕除故改  
秩者自難凡此皆省官之術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絕欲至六十三歲室人  
王氏云亾諸子哀號至不忍聽吾意極無聊  
不能解釋私自尤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  
反不能排遣何邪因讀楊子雲見善明用心  
剛之語乃自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爲境  
所移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胸中固已了然所  
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究性命死生之  
理晚年亦覺少有進益憂樂禍福不復動心  
矣

先生年將八十神采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  
僕一進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艾  
也先生曰不然吾之根本稍固故精神自然  
發見如此縱然明日死今日精神也只如此  
未逝前一日其姊入謬之曰喜精神若是其  
何所慮耶先生笑曰平日學道正欲凝神以



樂者遺書 一  
觀化耳翌日遂捐館

先生每見貧困不能爲生者則予之以錢粟又嘗持不殺戒曰此非所以爲仁也但要念頭熟耳

先生所至授徒其教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論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者也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

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半部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莫得見及其終發笈以視乃論語一部耳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

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修惟一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牀未久以言不得用桂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竹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



孟子讀之朝莫不少憇嘗語人曰吾讀後世書耳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生談道德性命之學滾滾不休聚書萬卷圖畫滿室常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見視如師友每言吾投老得官身歷清要竭來此邦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痰疾分已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掉扁舟往樂菴一榻翛然絕無人聲時諸子侍旁先生與

之言曰修行滿前將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畧無所苦遂舉兩臂示之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鶚灸吾欲觀化一巡時女兄以來問疾先生曰某將死老姊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然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恁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手柬徧別親舊又以錢米分遺貧者無一遺忘已



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  
蚤雖困於百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  
不可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假合  
終歸腐敗瞋目以後當囑付者今且畫一嗣  
宗輩一一各遵守之

一此間水薄土淺因循不曾辦得直掇漫試圖  
之以小爲貴僅可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  
雖冠裳亦無用只裁一摺席藉背可也

一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以石  
板覆之足矣七七或百日內不須選日便埋  
埋了只就家中供養

一親識賙贈依例收留第經錢折祭之類一文  
以上不可受

一僧道禮數經疏亦不可收受若欲在靈帷前  
持諷則又大不可但以示之

一應干錢米收支文字在櫃中今歲田產可便  
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急簿逐年輪一兄  
弟掌管給施取吾簿上意旨刻石菴中另項



椿管置曆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與之營運進之歲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孤遺皆當賑恤

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由禮可也若齋一僧念佛一聲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報答是真供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恠非所恤也

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道德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但載之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既承訣不容默戲說一偈曰竿木隨身得自由應緣以畢復何求翛然來往等孤鴈影落寒潭跡不留書訖目語諸子曰吾本欲便往爲天氣不爽姑少留以候月上汝輩候吾死卽斂斂了方使家人知不欲死於婦人之手也切不可用庸巫課陰陽諸子聞其言遂微泣先生曰吾死得所汝輩何憾焉用哭爲平日與汝說甚麼諸子應之曰死生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也情不自遏先



生曰若是為父子而後哭饒你三十拄杖及  
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欠伸意  
至三更鼓時歛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三日也  
諸子恐但不敢遽哭家人女奴絕未有至者  
惟諸子及三蒼頭在旁是夕風月清爽如陽  
春高秋天宇湛然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  
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也先是嘗語監征王  
琛曰吾可漏子已有啟頓處豈知先生能先  
知者耶先生平日極談道學每語人看我臘  
月三十日好作箇散場聞者憮然至是乃相  
與嘆服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一終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二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先生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雨露之滲漉風雷之鼓舞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以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



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天地之性人爲貴當作兩句讀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睢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鷦鷯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何物聞何所聞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只這箇便是道有生必有死猶有晝必有夜能通死生於一理則可死矣人所以貪生而惡死者無他只爲不曾聞得這箇道理

孔子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必繼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堯舜非不克己而不能詔其子禹非不克己而不能諍其父周公非不克己而不







者亦此意

禪者論一百二十種心人只有一心自能宰制萬物則謂之心君能經緯萬方則謂之心神其本則一而已易曰一致而百慮所謂一致者心之常而不慮者皆其變也

楊子言秦和在唐虞成周桀紂之時非無秦和但不在耳

前輩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果然於語下解得何翅讀十年書

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觀我者自他人言之也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看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朵爾之頤矣正如劉禹錫諸公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

陳了翁一日往某處或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干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着處這段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如何倚靠得人



樂者遺言 卷一  
易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者天理也欲加人  
力湏是天理上去得方可若於天理上相反  
處如何便可加以人力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寂然不動之時也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之時也

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頓悟

鬼神之心便是我之心我做處若善必陰騭默  
相做處若不善神必悔怒故曰聰明正直依  
人而行

書言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性荀卿乃以爲惡  
禮運言禮本於天荀卿乃以爲僞

大凡作事湏是見理而不見人但見人而不見  
理則輕重予奪皆不在我矣

老氏言聖人處無爲之事夫事湏是處置得宜  
方可無爲如舜命九官咨四岳天下之事皆  
一一處置了然後能恭己南面

行所無事  
謂之無爲

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憂矣如孔子視富貴如浮雲孟子謂萬



鍾之祿於我何加使其富貴過人尚如此況不及於人必無憂愁憤鬱之嘆

先生曰竝和庚子歲某以舍選貢京師入辟雍肄業率性齋同舍生趙孝孫仲脩者洛人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歲春同試南宮仲脩中優選而某被黜落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庸何傷姑歸讀書可也且曰公曾讀論語否某意頗不懌卽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

曰公旣知讀此果曾從頭理會否且道學而時習之一句以何者爲學某未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旣欲學聖人不可有作輟之僞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湏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



敢問事業何如仲修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  
今且未要論大事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  
三句便做得箇好知州先生曰願聞之仲修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是也千乘之國若人之一州果能行此  
如何做得不好先生佩服其言每日吾半生  
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先生蚤歲嘗問胡靜元績曰人皆悅生惡死死  
果足畏耶元績曰死何足畏人所以畏死者  
無他只是惑於釋氏天堂地獄之言我若無  
罪何畏之有先生曰如何可得無罪元績曰  
但於顏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處再三體驗自然無罪先生是其言  
常書之座右飲食起居每自省云

或問如何是道先生曰世所謂學道者徃徃外  
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  
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  
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



樂者道書  
但曰吾學道惑矣

或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先生曰此一句要說出之謂二字天命你的便是你之性不干天  
事

或問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憯不知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至於論孝乃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道在我一唯便悟無容聲焉若論孝曾子非不曉必求夫子詳言之者豈欲因此以詔天下後世耶恐先後異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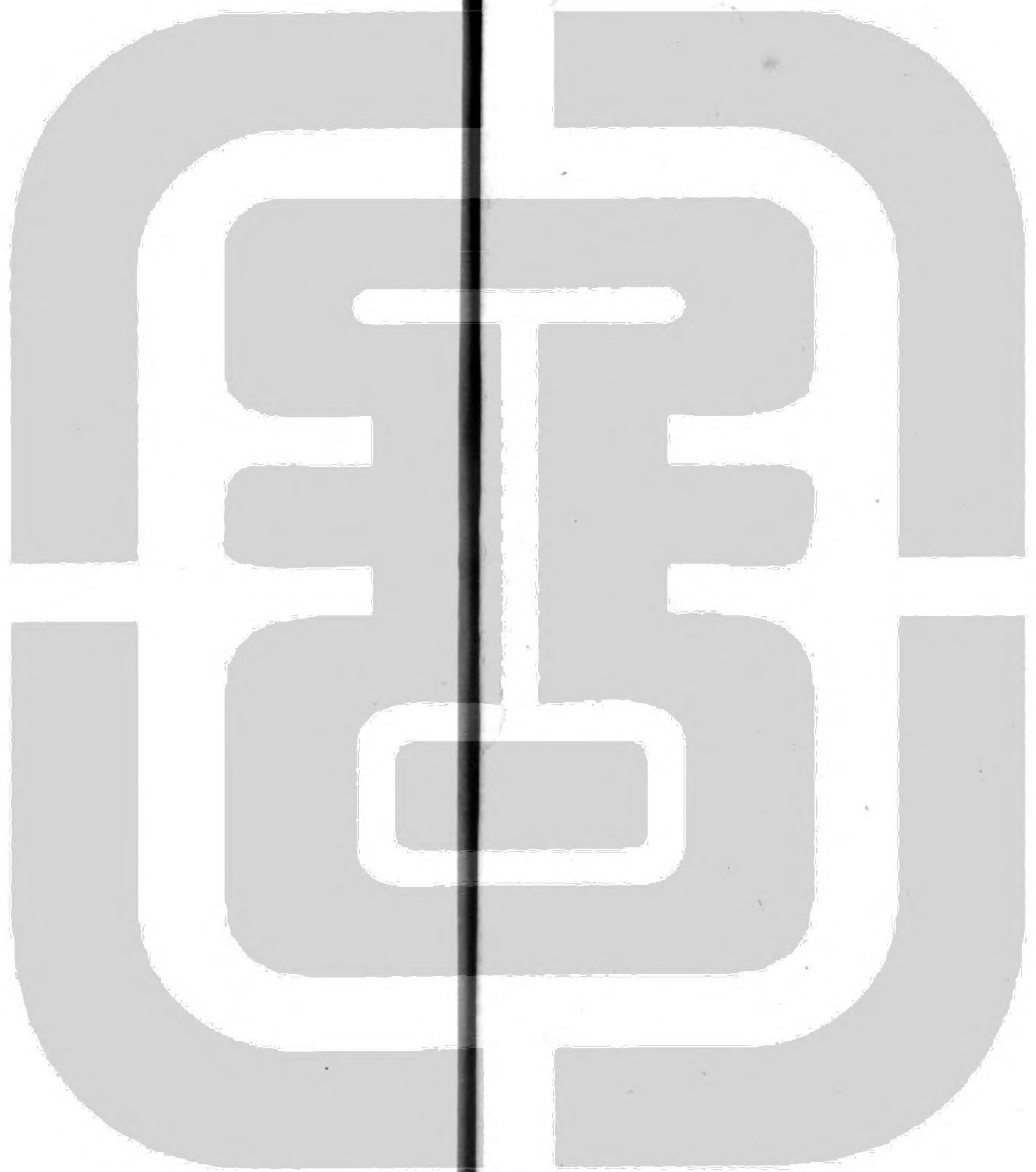
夫子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也毋也皆禁止之辭未造乎時中之妙也時中之妙聖人罕言小人竊此則爲無忌憚矣



樂菴遺書

卷二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二終





程